

一手握犁一手拿笔

常德一对农民夫妇用爱造就“文化粮仓”

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 赵晗青

“她把家变成图书馆，用书籍之光照亮乡土。”在常德临澧，提及宋庆莲的名字，不少乡亲会给出这样的评价。这位扎根田间地头的地道农民，以犁为伴耕耘烟火，以笔为媒书写热爱。丈夫侯令军与她并肩同行，在常德大山深处，亲手建起一座滋养乡邻、点亮童心的“文化粮仓”，为当地孩子们铺就了一条浸润书香的成长之路。

15年笔耕不辍，200万字墨香流淌。宋庆莲将田间的稻浪、枝头的果实、乡土的烟火，都化作笔下的诗句与童话，用文字为孩子们编织精神家园。近日，她与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谈及自己的文学之路，满心感慨：“这一路能坚持下来，离不开对文学的热爱，更离不开丈夫和女儿始终如一的支持。”



▲孩子们在农家书屋阅读图书。

以爱为炬 共同筑起乡村书仓

2009年，听闻国家要普及农家书屋的消息，宋庆莲主动跑到县文化局申请。2010年5月，临澧县余市桥镇文家店社区农家书屋正式挂牌成立。

这间书屋，由他们家三间两层的楼房改造而成。“我们把家里最好的房子，留给了书屋。”侯令军说。从最初配发的2000册书，到如今藏书已达13000多册，这里已经成为文家店社区留守儿童之家、文家店中学的校外阅读教育基地。

“我自幼热爱阅读，却因家境贫寒缺少读书条件，我想让家乡的孩子们不再有这样的遗憾。”宋庆莲说，十六年来，书屋温暖了无数孩子的童年。

有人问夫妻俩：“办书屋的意义是什么？”宋庆莲笑着讲述了一个故事：“有一次去吃早餐，一个陌生人紧紧握着我的手说‘谢谢’。原来，他的女儿是留守儿童，小时候常来书屋借书，如今已经考上了大学，书屋陪伴她走过了最孤单的童年。”

而在当地很多孩子的心中，宋庆莲不仅是书屋管理员，更像一位温柔的妈妈。她不仅教导读书、写作，还关心他们的成长，弥补他们缺失的亲情。

“邻村有个叫红梅的女孩，父母离异后和爷爷住在一起，她常常来书屋借书，模样却有些不修边幅。”原来，母爱的缺失让红梅缺少青春期女孩生理方面的教育，于是，宋庆莲主动引导，渐渐地，红梅变得衣着整洁、性格开朗起来，成绩也名列前茅。

书屋不仅滋养了乡村的孩子，也让一直热爱文学的侯令军拿起笔，完成了自己多年来的梦想，创作并出版了长篇小说《太浮山传奇》。“他一直热爱文学，尤其痴迷家乡的历史与本土文化，收集了大量关于家乡太浮山的素材。”宋庆莲说。

两人的角色仿佛和多年前互换，宋庆莲包揽了书屋事务与家务，侯令军则埋头创作。一年时间里，他写下了53万字的初稿，宋庆莲则成为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和校对员，与他一同探讨润色，让作品更具地域特色与人文温度。

书香的力量，也浸润了家庭的下一代。侯星娥自幼受父母影响十分热爱文学，创作的诗歌《风》获得了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，如今也常常利用周末假期，帮父母照看书屋。就连5岁的小孙女文棋，也成为了书屋的小小管理员。

回望三十余载相伴路，从曾经的一间破旧土屋，到如今的一座“文化粮仓”；从一穷二白的艰难岁月，到彼此成就的文学人生……夫妻俩笑着憧憬：“我们想把这里变成一间‘田野书屋’，让更多孩子能在自然与乡野中，爱上文学、热爱生活。”

文墨为媒 邂逅半生良缘

4月13日，走进位于常德市临澧县余市桥镇文家店社区的农家书屋，整洁明亮的阅读室里，宋庆莲正在教导刚放学的孩子们阅读绘本，她向记者介绍：“书屋自2010年成立，现有各类图书13000多册，以儿童书籍居多。我们一家人都是书屋管理员，乡村的孩子们是最忠实的读者。”

聊起文学，宋庆莲的话匣子缓缓打开。1966年，她出生于湘西古丈的一个土家山寨，由于家境清贫，直到十岁才得以踏入校园。“那时，我常常抱着襁褓中的弟弟在学校窗户外旁听，这份求知的执着打动了老师，我才有机会走进教室与其他孩子一同学习。”宋庆莲说。

民间的传说、山间的童谣，都成为滋养宋庆莲心灵的养分，她显露出写作天分，课堂作文常常是全校范文。1989年，她创作的诗歌《爱情使我双膝跪下》，获得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，这是她第一次获奖，也是第一次创作爱情题材的作品。

“那时正值桃李年华，怀揣着对爱情的憧憬写下这首诗，获奖纯属偶然。”聊起这段往事，宋庆莲面露腼腆。当时，她在吉首火车站等车，偶然在书摊上看到《湖北青年》的投稿信息，便用铅笔记下地址，将这首诗投递了出去。未曾想，不仅收到了奖金，还拿到了50本作品集。

而爱情，也在这首诗的余韵中悄然降临。

“1989年，我来到古丈县默戎镇职业中学教学，在一次观看校园篮球比赛时认识了庆莲。”侯令军和记者聊道。

“他说话略带常德口音，温和的谈吐让我倍生好感。”宋庆莲说。更让她暖心的是，侯令军主动帮她将作品集卖给吉首大学的学子，为她赚得50余元，“加上300元奖金，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富有了，当即去新华书店买了70多元的图书”。

爱情与文学的双重滋养，让宋庆莲的创作灵感愈发充沛。1991年，宋庆莲和侯令军在湘西领证结婚，没有彩礼，没有迎亲队伍，两人买了一包喜糖，分给当天遇见的每一位乡亲。最让宋庆莲难忘的，是领证回家的路上，侯令军采摘了25枝山花扎成一束递到她手中。“那一刻，家乡的烟火气与爱人的温情，都萦绕在身边。”这束山花被她制成干花，多年后，仍在她的诗歌中留下印记：“如获至宝，收藏至今。”



▲在田野看书是宋庆莲生活的常态。

风雨同舟 彼此陪伴与成就

1989年买的那批书籍和一个自制的简易书架，是宋庆莲唯一的嫁妆。婚后，两人一同回到侯令军的家乡常德临澧，开启全新的生活。

刚成家时夫妻俩一穷二白，1992年女儿侯星娥出生后，生活的压力愈发加重。“当时令军在当地乡村小学教书，工资一个学期才发一次。”宋庆莲回忆，夫妻俩种过水稻油菜，也开过杂货铺，这段艰苦的日子里，宋庆莲放下了手中的笔，但对文学的热爱从未间断。

“当时村里没有阅读条件，只能去县城借书，30多里的山路，走起来格外不易。”侯令军回忆。为了方便借书，夫妻俩拿出微薄的积蓄，在废品收购站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和一张书桌。从此，山间的小路上，多了一对背着书包匆匆骑车赶路的夫妻。

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，日子渐渐好起来，宋庆莲决定重新拾笔创作。她坦言，重新提笔的原因，是想给孩子留下点什么，于是以日记、诗歌的形式，写下自己对世界的感悟。没想到，渐渐有杂志社主动约稿，她的作品开始陆续发表，也被常德市文联、作协熟知推介。

一手扶犁，一手握笔，成为宋庆莲此后的生活常态。2009年，她将多年来在农活间隙、深夜灯下写下的200首诗歌，结集出版为《犁女梦呓》，获得第八届丁玲文学奖二等奖。不久后，她的第二部诗集《走成阳光的路线》与第一部长篇儿童文学《米粒芭拉》也陆续出版。

在宋庆莲完成文学创作时，侯令军便在背后默默支持和鼓励。她写作时，侯令军包揽所有家务，她创作遇到瓶颈时，也总是第一时间给予鼓励。创作《米粒芭拉》期间，家里经济压力大，来自文学创作和生活上的重担让宋庆莲喘不过气，一度想放弃写作。侯令军却安慰：“经济压力不用你担心，在家安心完成初稿就好。”

在丈夫的支持下，宋庆莲一边打零工，一边创作，4个月写下10万余字，圆满完成了这部作品。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为《米粒芭拉》写序道：“请翻开这本质朴的童话，看看一颗小米粒是如何成为一个精灵，拥有一颗天使的心、一颗英雄的心、一颗坚强的心的。”

“如果没有令军，《米粒芭拉》或许永远无法面世。”宋庆莲的话语里，满是感慨。